

欽定舊唐書

卷之十
四五一五

舊唐書卷五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

后妃上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 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

賢妃徐氏 高宗廢后王氏 良娣蕭氏

中宗和思皇后趙氏 中宗韋庶人

上官昭容 睿宗肅明皇后劉氏

睿宗昭成皇后竇氏 玄宗廢后王氏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 玄宗楊貴妃

三代宮禁之職周官最詳自周已降彤史沿革各載本書此不備述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爲夫人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爲九嬪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寶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其餘六尚諸司分典乘輿服御龍朔二年官名改易內職皆更舊號咸亨二年復舊開元中玄宗以皇后之下立四妃法帝嘗也而后妃四星一爲正后今旣立正后復有四妃非典法也乃於皇后之下立惠妃麗妃華

妃等三位以代三夫人爲正一品又置芳儀六人爲正二品美人四人爲正三品才人七人爲正四品尙宮尙儀尙服各二人爲正五品自六品至九品卽諸司諸典職員品第而序之後亦參用前號然而三代之政莫不以賢妃開國嬖寵傾邦秦漢已還其流寢盛大至移國小則臨朝煥車服以王宗枝裂土壤而侯肺腑洎末塗淪敗赤族夷宗高祖龍飛宮無正寢而婦言是用釁起維城大帝孝和仁而不武但恣池臺之賞寧顧衽席之嫌武室韋宗幾危運祚東京帝后歿從夫諡光烈和熹之類是也高宗自號天皇武氏自稱天后而韋庶人生

有翬聖之名肅宗欲后張氏此不經之甚皆以凶終立宗以惠妃之愛擯斥椒宮繼以太真幾喪天下歷觀前古邦家喪敗之由多基於子弟召禍子弟之亂必始於宮闈不正故息隱闕牆秦王謀歸東洛馬嵬塗地太子不敢西行若中有聖善之慈胡能若是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不其然歟自後累朝長秋虛位或以旁宗入繼母屬皆微徒有冊拜之文諒乏關雎之德今錄其存於史冊者爲后妃傳云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京兆始平人隋定州總管神武公毅之女也后母周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后生而髮垂過

頸三歲與身齊周武帝特愛重之養於宮中時武帝納突厥女爲后無寵后尙幼竊言於帝曰四邊未靜突厥尙強願舅抑情撫慰以蒼生爲念但須突厥之助則江南關東不能爲患矣武帝深納之毅聞之謂長公主曰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許人當爲求賢夫乃於門屏畫二孔雀諸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悅遂歸於我帝及周武帝崩后追思如喪所生隋文帝受禪后聞而流涕自投於床曰恨我不爲男以救舅氏之難毅與長公主遽掩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矣

后事元貞太后以孝聞太后素有羸疾時或危篤諸姒以太后性嚴懼譴皆稱疾而退惟后晝夜扶持不脫衣履者動淹旬月焉善書學類高祖之書人不能辨工篇章而好存規誠大業中高祖爲扶風太守有駿馬數疋常言於高祖曰上好鷹愛馬公之所知此堪進御不可久留人或言者必爲身累願熟思之高祖未決竟以此獲譴未幾后崩於涿郡時年四十五高祖追思后言方爲自安之計數求鷹犬以進之俄而擢拜將軍因流涕謂諸子曰我早從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初葬壽安陵後祔葬獻陵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太穆順聖皇

后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長安人隋右驍衛將軍晟之女也晟妻隋揚州刺史高敬德女生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則年十三嬪于太宗隋大業中常歸寧於永興里后舅高士廉媵張氏於后所宿舍外見大馬高二丈鞍勒皆具以告士廉命筮之遇坤之泰筮者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牝馬地類行地無疆變而之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象曰后以輔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龍乾之象也馬坤之象也變而爲泰天地交也繇協

於歸妹婦人之兆也女處尊位履中居順也此女貴不可言武德元年冊爲秦王妃時太宗功業旣高隱太子猜忌滋甚后孝事高祖恭順妃嬪盡力彌縫以存內助及難作太宗在玄武門方引將士入宮授甲后親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九年冊拜皇太子妃太宗卽位立爲皇后贈后父晟司空齊獻公后性尤儉約凡所服御取給而已太宗彌加禮待常與后論及賞罰之事對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婦人豈敢豫聞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之荅時后兄無忌夙與太宗爲布衣之交又以佐命元勳委以腹心出入卧內將任之朝政后固言

不可每乘間奏曰妾旣託身紫宮尊貴已極實不願兄
弟子姪布列朝廷漢之呂霍可爲切骨之誠特願聖朝
勿以妾兄爲宰執太宗不聽竟用無忌爲左武侯大將
軍吏部尙書右僕射后又密遣無忌苦求遜職太宗不
獲已而許焉改授開府儀同三司后意乃懌有異母兄
安業好酒無賴獻公之薨也后及無忌並幼安業斥還
舅氏后殊不以介意每請太宗厚加恩禮位至監門將
軍及預劉德裕逆謀太宗將殺之后叩頭流涕爲請命
曰安業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今眞以
極刑人必謂妾恃寵以復其兄無乃爲聖朝累乎遂得

滅死后所生長樂公主太宗特所鍾愛及將出降勅所
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時將封皇子
帝曰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乎然謂長主者良以尊於
公主也情雖有差義無等別若令公主之禮有過長主
理恐不可願陛下思之太宗以其言退而告后后歎曰
嘗聞陛下重魏徵殊不知其故今聞其諫實乃能以義
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妾與陛下結髮爲夫
婦曲蒙禮待情義深重每言必候顏色尙不敢輕犯威
嚴況在臣下情踈禮隔故韓非爲之說難東方稱其不
易良有以也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有國有家者急務

納之則俗寧杜之則政亂誠願陛下詳之則天下幸甚
后因請遣中使齎帛五百疋詣徵宅以賜之太子承乾
乳母遂安夫人常白后曰東宮器用闕少欲有奏請后
不聽曰爲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揚何憂少於器物
也八年從幸九成宮染疾危懼太子承乾入侍密啓后
曰醫藥備盡尊體不瘳請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
福助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
爲惡若行善無効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道者示
存異方之教耳非惟政體靡弊又是上所不爲豈以吾
一婦人而亂天下法承乾不敢奏以告左僕射房玄齡

立齡以聞太宗及侍臣莫不歔歔朝臣咸請肆赦太宗從之后聞之固爭乃止將大漸與太宗辭訣時立齡以譴歸第后固言立齡事陛下最久小心謹慎奇謀秘計皆所預聞竟無一言漏洩非有大故願勿棄之又妾之本宗幸緣姻戚旣非德舉易履危機其保全永久慎勿處之權要但以外戚奉朝請則爲幸矣妾生旣無益於時今死不可厚費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自古聖賢皆崇儉薄惟無道之世大起山陵勞費天下爲有識者笑但請因山而葬不須起墳無用棺槨所須器服皆以木瓦儉薄送終則是不忘妾也十年六月己卯崩于立

政殿時年三十六其年十一月庚寅葬於昭陵后嘗撰古婦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則自爲之序又著論駁漢明德馬皇后以爲不能抑退外戚令其當朝貴盛乃戒其龍馬水車此乃開其禍源而防其末事耳且誠主守者曰此吾以自防閑耳婦人著述無條貫不欲至尊見之慎勿言崩後宮司以聞太宗覽而增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可垂於後代我豈不達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每能規諫補朕之闕今不復聞善言是內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文德順聖皇后

太宗賢妃徐氏名惠右散騎常侍堅之姑也生五月而
能言四歲誦論語毛詩八歲好屬文其父孝德試擬楚
辭云山中不可以久留詞甚典美自此徧涉經史手不
釋卷太宗聞之納爲才人其所屬文揮翰立成詞華綺
贍俄拜婕妤再遷充容時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
倦勞役上疏諫曰自貞觀已來二十有二載風調雨順
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
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尙圖泥金之
事望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
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嚙百王

網羅千代者矣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已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役戍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

情而縱慾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
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
願陛下布澤流人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
妾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
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
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終以茅茨
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
以卑宮菲食聖主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爲麗故有
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
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伎巧乃

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翫纖靡如變化於自然織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築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鑑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祕於麟閣盡探蹟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

以添重德循今是以替前非則令名與日月無窮盛業
與乾坤永大太宗善其言優賜甚厚及太宗崩追思顧
遇之恩哀慕愈甚發疾不自醫病甚謂所親曰吾荷顧
實深志在早歿魂其有靈得侍園寢吾之志也因爲七
言詩及連珠以見其志永徽元年卒時年二十四詔贈
賢妃陪葬於昭陵之石室

高宗廢后王氏并州祁人也父仁祐貞觀中羅山令同
安長公主卽后之從祖母也公主以后有美色言於太
宗遂納爲晉王妃高宗登儲冊爲皇太子妃以父仁祐
爲陳州刺史永徽初立爲皇后以仁祐爲特進魏國公

母柳氏爲魏國夫人仁祐尋卒贈司空初武皇后貞觀末隨太宗嬪御居於感業寺后及左右數爲之言高宗由是復召入宮立爲昭儀俄而漸承恩寵遂與后及良娣蕭氏遞相譖毀帝終不納后言而昭儀寵遇日厚后懼不自安密與母柳氏求巫祝厭勝事發帝大怒斷柳氏不許入宮中后舅中書令柳奭罷知政事并將廢后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固諫乃止俄又納李義府之策永徽六年十月廢后及蕭良娣皆爲庶人囚之別院武昭儀令人皆縊殺之后母柳氏兄尚衣奉御全信及蕭氏兄弟並配流嶺外遂立昭儀爲皇后尋又追改后姓爲

蟒氏蕭良娣爲梟氏庶人良娣初囚大罵曰願阿武爲
老鼠吾作貓兒生生扼其喉武后怒自是宮中不畜貓
初囚高宗念之閒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惟開一
竅通食器出入高宗惻然呼曰皇后淑妃安在庶人泣
而對曰妾等得罪廢棄爲宮婢何得更尊稱名爲皇
后言訖悲咽又曰今至尊思及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
出入院中望改此院名爲迴心院妾等再生之幸高宗
曰朕卽有處置武后知之令人杖庶人及蕭氏各一百
截去手足投於酒甕中曰令此二嫗骨醉數日而卒後
則天頻見王蕭二庶人披髮瀝血如死時狀武后惡之

禱以巫祝又移居蓬萊宮復見故多在東都中宗卽位復后姓爲王氏梟氏還爲蕭氏

中宗和思皇后趙氏京兆長安人祖綽武德中以戰功至右領軍衛將軍父瓌尙高祖女常樂公主歷遷左千牛將軍中宗爲英王時納后爲妃旣而妃母公主得罪妃亦坐廢幽死於內侍省則天臨朝瓌爲壽州刺史坐與越王貞連謀被誅公主亦坐死神龍元年贈后諡爲恭皇后贈瓌左衛大將軍及中宗崩將葬于定陵議者以韋后得罪不宜祔葬於是追諡后爲和思莫知瘞所行招魂祔葬之禮太常博士彭景直上言古無招魂葬

之禮不可備棺椁置輜輶宜據漢書郊祀志葬黃帝衣冠於橋山故事以皇后禕衣於陵所寢宮招魂置衣於魂轡以太牢告祭遷衣於寢宮舒於御榻之右覆以夷衾而祔葬焉從之

中宗韋庶人京兆萬年人也祖弘表貞觀中爲曹王府典軍中宗爲太子時納后爲妃仍擢后父普州叅軍玄貞爲豫州刺史嗣聖元年立爲皇后其年中宗見廢后隨從房州時中宗懼不自安每聞制使至惶恐欲自殺后勸王曰禍福倚伏何常之有豈失一死何遽如是也累年同艱危情義甚篤所生懿德太子永徽永壽長寧

安樂四公主安樂最幼生於房州帝自脫衣褻之遂名曰褻兒特寵異焉及中宗復立爲太子又立后爲妃時昭容上官氏常勸后行則天故事乃上表請天下士庶爲出母服喪三年又請百姓以年二十三爲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帝在房州時常謂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牀與后雙陸帝爲點籌以爲歡笑醜聲日聞于外乃大出宮女雖左右內職而許時出禁中上官氏及宮人貴倖者皆立外宅出入不節朝官邪佞者候之恣爲狎遊祈其賞秩以至要官時侍中

敬暉謀去諸武武三思患之乃結上官氏以爲援因得幸於后潛入宮中謀議乃諷百官上帝尊號爲應天皇帝后爲順天皇后帝與后親謁太廟告謝受尊號之意於是三思驕橫用事敬暉王同皎相次夷滅天下咸歸咎於后后方優寵親屬內外封拜遍列清要又欲寵樹安樂公主乃制公主開府置官屬太平公主儀比親王長寧安樂二府不置長史而已宜城公主等以非后所生各減太平之半安樂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廷常自草制勅掩其文而請帝書焉帝笑而從之竟不省視又請自立爲皇太女帝雖不從亦不加譴所署府寮

皆猥濫非才又廣營第宅侈靡過甚長寧及諸公主迭相倣効天下咸嗟怨之神龍三年節愍太子死後宗楚客率百寮上表加后號爲順天翊聖皇后景龍二年春宮中希旨妄稱后衣箱中有五色雲出帝使畫工圖之出示於朝乃大赦天下百寮母妻各加邑號右驍衛將軍知太史事迦葉志忠上表曰昔高祖未受命時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時天下歌秦王破陣樂高宗未受命時天下歌側堂堂天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武媚娘伏惟應天皇帝未受命時天下歌英王石州順天皇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桑條韋也女行六合之內齊首蹠足

應四時八節之會歌舞同歡豈與夫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同年而語哉伏惟皇后降帝女之精合爲國母主蠶桑以安天下后妃之德於斯爲盛謹進桑條歌十二篇伏請宣布中外進入樂府皇后先蠶之時以享宗廟帝悅而許之特賜志忠莊一區雜綵七百段太常少卿鄭愔又引而申之播於舞詠亦受厚賞兵部尚書宗楚客又諷補闕趙延禧表陳符命解桑條以爲十八代之符請頒示天下編諸史冊帝大悅擢延禧爲諫議大夫時上官昭容與其母鄭氏及尚宮柴氏賀婁氏樹用親黨廣納貨賂別降墨勅斜封授官或出臧獲屠販之類累

居榮秩又引女巫趙氏出入禁中封爲隴西夫人勢與
上官氏爲比三年冬帝將親祠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
司業郭山憚建議云皇后亦合助祭太常博士唐紹蔣
欽緒上疏爭之尙書右僕射韋巨源詳定儀注遂希旨
協同欽明之議帝納其言以后爲亞獻仍以宰相女爲
齊娘以執籩豆欽明又欲請安樂公主爲終獻迫於時
議而止四年正月望夜帝與后微行市里以觀燒燈又
放宮女數千夜遊縱觀因與外人陰通逃逸不還時國
子祭酒葉靜能善符禁小術散騎常侍馬秦客頗閑醫
藥光祿少卿楊均以調膳侍奉皆出入宮掖均與秦客

皆得幸於后相次丁母憂旬日悉起復舊職時安樂公主與駙馬武延秀侍中紀處訥中書令宗楚客司農卿趙履溫互相猜貳迭爲朋黨六月帝遇毒暴崩時馬秦客侍疾議者歸罪於秦客及安樂公主后懼秘不發喪引所親入禁中謀自安之策以刑部尙書裴談工部尙書張錫知政事留守東都又命左金吾大將軍趙承恩及宦者左監門衛大將軍薛崇簡帥兵五百人往筠州以備譙王重福后與兄太子少保溫定策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召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分爲左右營然後發喪少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臨朝攝政韋溫總知內

外兵馬守援宮掖駙馬韋捷韋濯分掌左右屯營武延秀及溫從子播族弟璿外甥高崇共典左右羽林軍及飛騎萬騎播璿欲先樹威嚴拜官曰先鞭萬騎數人衆皆怨不爲之用時京城恐懼相傳將有革命之事往往偶語人情不安臨淄王率薛崇簡鍾紹京劉幽求領萬騎及總監丁未入自玄武門至左羽林軍斬將軍韋璿韋播及中郎將高崇於寢帳遂斬關而入至太極殿后惶駭遁入殿前飛騎營及武延秀安樂公主皆爲亂兵所殺分遣萬騎誅其黨與韋溫溫從子捷及族弟嬰宗楚客弟晉卿紀處訥馬秦客葉靜能楊均趙履溫衛尉

卿王哲太常卿李瓊將作少匠李守質及韋氏武氏宗族無少長皆斬之梟后及安樂公主首於東市翌日勅收后屍葬以一品之禮追貶爲庶人安樂公主葬以三品之禮追貶爲悖逆庶人

中宗上官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也父庭芝與儀同被誅婉兒時在襁褓隨母配入掖庭及長有文詞明習吏事則天時婉兒忤旨當誅則天惜其才不殺但黥其面而已自聖曆已後百司表奏多令叅決中宗卽位又令專掌制命深被信任尋拜爲昭容封其母鄭氏爲沛國夫人婉兒旣與武三思淫亂每下制勅多因事

推尊武后而排抑皇家節愍太子深惡之及舉兵至肅
章門扣閤索婉兒婉兒大言曰觀其此意卽當次索皇
后以及大家帝與后遂激怒并將婉兒登立武門樓以
避兵鋒俄而事定婉兒常勸廣置昭文學士盛引當朝
詞學之臣數賜遊宴賦詩唱和婉兒每代帝及后長寧
安樂二公主數首並作辭甚綺麗時人咸諷誦之婉兒
又通於吏部侍郎崔湜引知政事湜嘗充使開商山新
路功未半而中宗崩婉兒草遺制曲敘其功而加褒賞
及韋庶人敗婉兒亦斬於旗下立宗令收其詩筆撰成
文集二十卷令張說爲之序初婉兒在孕時其母夢人

遺已大秤占者曰當生貴子而秉國權衡既生女聞者嗤其無効及姦兒專秉內政果如占者之言

睿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刑部尚書德威之孫也父延景陝州刺史景雲元年追贈尚書右僕射沛國公儀鳳中睿宗居藩納后爲孺人尋立爲妃生寧王憲壽昌代國二公主文明元年睿宗卽位冊爲皇后及降爲皇嗣后從降爲妃長壽中與昭成皇后同被譴爲則天所殺景雲元年追諡肅明皇后招魂葬於東都城南陵曰惠陵睿宗崩遷祔橋陵以昭成太后故不得入太廟配饗常別祀於儀坤廟開元二十年始祔太廟

睿宗昭成順聖皇后竇氏將作大匠抗曾孫也祖誕大理卿莘國公父孝謹潤州刺史景雲元年追贈太尉邠國公后姿容婉順動循禮則睿宗爲相王時爲孺人甚見禮異光宅元年立爲德妃生玄宗及金仙玉真二公主長壽二年爲戶婢團兒誣譖與肅明皇后厭蠱呪咀正月二日朝則天皇后於嘉豫殿旣退而同時遇害梓宮祕密莫知所在睿宗卽位謚曰昭成皇后招魂葬於都城之南陵曰靖陵又立廟於京師號爲儀坤廟睿宗崩后以帝母之重追尊爲皇太后謚仍舊祔葬橋陵遷神主于太廟

玄宗廢后王氏同州下邳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後上
爲臨淄王時納后爲妃上將起事頗預密謀贊成大業
先天元年爲皇后以父仁皎爲太僕卿累加開府儀同
三司邠國公后兄守一以后無子常懼有廢立導以符
厭之事有左道僧明悟爲祭北斗刻霹靂木書天地
字及上諱合而佩之且呪曰佩此有子當與則天皇后
爲比事發上親究之皆驗開元十二年秋七月己卯下
制曰皇后王氏天命不祐華而不實造起獄訟朋扇朝
廷見無將之心有可諱之惡焉得敬承宗廟母儀天下
可廢爲庶人別院安置刑于家室有媿昔王爲國大計

蓋非獲已守一賜死其年十月庶人卒以一品禮葬於無相寺寶應元年雪免復尊爲皇后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則天從父兄子恒安王攸止女也攸止卒後后尚幼隨例入宮上卽位漸承恩寵及王庶人廢後特賜號爲惠妃宮中禮秩一同皇后所生母楊氏封爲鄭國夫人同母弟忠累遷國子祭酒信祕書監惠妃開元初產夏悼王及懷哀王上仙公主並襁褓不育上特垂傷悼及生壽王瑁不敢養於宮中命寧王憲於外養之又生盛王琦咸宜太華二公主惠妃以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薨年四十餘下制曰存有懿範沒有

寵章豈獨被於朝班故乃施於亞政可以垂裕斯爲通
典故惠妃武氏少而婉順長而賢明行合禮經言應圖
史承戚里之華胄昇後庭之峻秩貴而不恃謙而益光
以道飭躬以和逮下四德粲其兼備六宮咨而是則法
度在已靡資珩珮躬儉化人率先締紘夙有奇表將加
正位前後固讓辭而不受奄至淪歿載深感悼遂使玉
衣之慶不及於生前象服之榮徒增於身後可贈貞順
皇后宜令所司擇日冊命葬於敬陵時慶王琮等請制
齊衰之服有司請以忌日廢務上皆不許之立廟於京
中昊天觀南乾元之後祠享亦絕

玄宗楊貴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戶妃
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璿開元初武惠妃特承
寵遇故王皇后廢黜二十四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後
庭數千無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見時
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真既進見玄宗大悅不期歲禮遇
如惠妃太真姿質豐豔善歌舞通音律智筭過人每倩
盼承迎動移上意宮中呼爲娘子禮數實同皇后有姊
三人皆有才貌玄宗並封國夫人之號長曰大姨封韓
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並承恩澤出入宮掖勢傾
天下妃父玄琰累贈太尉齊國公母封涼國夫人叔玄

珪光祿卿再從兄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尙武惠妃女太華公主以母愛禮遇過於諸公主賜甲第連於宮禁韓虢秦三夫人與銛錡等五家每有請託府縣承迎峻如詔勅四方賂遺其門如市五載七月貴妃以微譴送歸楊銛宅比至亭午上思之不食高力士探知上旨請送貴妃院供帳器玩廩餼等辦具百餘車上又分御饌以送之帝動不稱旨暴怒笞撻左右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是夜開安興里門入內妃伏地謝罪上歡然慰撫翌日韓虢進食上作樂終日左右暴有賜與自是寵遇愈隆韓虢秦三夫人歲給錢千貫爲脂粉之資銛授三

品上柱國私第立戟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御照耀京邑遞相夸尚每構一堂費踰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已者卽徹而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玄宗頒賜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中使不絕開元已來豪貴雄盛無如楊氏之比也玄宗凡有遊幸貴妃無不隨侍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宮中供貴妃院織錦刺繡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鎔造又數百人揚益嶺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異服以奉貴妃獻賀因致擢居顯位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

而遺鈿墜鳥瑟瑟珠翠璨瓏芳馥於路而國忠私於虢國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聯鑣方駕不施帷幔每三朝慶賀五鼓待漏艷粧盈巷蠟炬如晝而十宅諸王百孫院婚嫁皆因韓虢爲紹介仍先納賂千貫而奏請罔不稱旨天寶九載貴妃復忤旨送歸外第時吉温與中貴人善温入奏曰婦人智識不遠有忤聖情然貴妃久承恩顧何惜宮中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哉上卽令中使張韜光賜御饌妃附韜光泣奏曰妾忤聖顏罪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無可遺留然髮膚是父母所有乃引刀剪髮一縷附獻立宗見之驚

慨卽使力士召還國忠旣居宰執兼領劔南節度勢漸
恣橫十載正月望夜楊家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騎從
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
裔扶公主因及數搥公主泣奏之上令殺楊氏奴昌裔
亦停官國忠二男眇暄妃弟鑑皆尙公主楊氏一門尙
二公主二郡主貴妃父祖立私廟玄宗御製家廟碑文
并書玄珪累遷至兵部尙書天寶中范陽節度使安祿
山大立邊功上深寵之祿山來朝帝令貴妃姊妹與祿
山結爲兄弟祿山母事貴妃每宴賜錫賚稠沓及祿山
叛露檄數國忠之罪河北盜起玄宗以皇太子爲天下

兵馬元帥監撫軍國事國忠大懼諸楊聚哭貴妃銜土
陳請帝遂不行內禪及潼關失守從幸至馬嵬禁軍大
將陳玄禮密啓太子誅國忠父子旣而四軍不散玄宗
遣力士宣問對曰賊本尚在蓋指貴妃也力士復奏帝
不獲已與妃詔遂縊死於佛室時年三十八瘞於驛西
道側上皇自蜀還令中使祭奠詔令改葬禮部侍郎李
揆曰龍武將士誅國忠以其負國兆亂今改葬故妃恐
將士疑懼葬禮未可行乃止上皇密令中使改葬於他
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仍在內官以
獻上皇視之悽惋乃令圖其形於別殿朝夕視之馬嵬

之誅國忠也虢國夫人聞難作奔馬至陳倉縣令薛景
仙率人吏追之走入竹林先殺其男裴徽及一女國忠
妻裴柔曰娘子爲我盡命卽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縣
吏載之閉於獄中猶謂吏曰國家乎賊乎吏曰互有之
血凝至喉而卒遂瘞于郭外韓國夫人登祕書少監崔
岫女爲代宗妃虢國男裴徽尙代宗女延安公主女嫁
讓帝男秦國夫人聳柳澄先死男鈞尙長清縣主澄弟
潭尙肅宗女和政公主

舊唐書卷五十一

舊唐書卷五十一考證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傳后父毅於門屏畫二孔雀諸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悅遂歸于我帝○臣德潛按後代作史不應稱我帝此仍唐人紀錄未曾刪正者也書中類此者極多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傳后因請遣中使齎帛五百疋詣徵宅以賜之○臣宗萬按魏徵傳皇后遣使

齎錢四十萬絹四百匹詣徵宅以賜之兩傳互異又按魏徵傳太宗與徵論忠良賜絹五百匹通鑑亦載

其事則二者必有一誤也

高宗廢后王氏傳武昭儀令人皆縊殺之○臣德潛按

既云武昭儀令人皆縊殺之後又云截去手足投酒甕中數日而卒是一傳中自相矛盾矣

中宗韋庶人傳中宗廢後每聞制使至惶恐欲自殺后勸王曰禍福倚伏何常之有豈失一死何遽如是也

○臣德潛按新書禍福何常早晚等死耳無遽及語

意較明舊書豈失一死句或有譌字

玄宗楊貴妃傳韓國夫人聳古婿字祕書少監崔珣女爲

代宗妃○臣德潛按韓國夫崔珣非崔珣後崔妃傳

甚明已改正

虢國男裴徽尙代宗女延安公主○

臣德潛

按肅宗七

女中郃國公主下嫁裴徽此誤作代宗而代宗十八
主中又並無延安延安乃穆宗女也一語中凡有三
誤

舊唐書卷五十一 考證

舊唐書卷五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二

后妃下

玄宗元獻皇后楊氏 肅宗張皇后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

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

德宗章妃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

女學士尙宮宋氏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

敬宗郭貴妃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

武宗王賢妃

宣宗元昭皇后晁氏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

昭宗積善皇后何氏

玄宗元獻皇后楊氏弘農華陰人曾祖士達隋納言天授中以則天母族追封士達爲鄭王贈太尉父知慶左千牛將軍贈太尉鄭國公后景雲元年八月選入太子宮時太平公主用事尤忌東宮宮中左右持兩端而潛附太平者必陰伺察事雖纖芥皆聞於上太子心不自

安后時方娠太子密謂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肩
恐禍及此婦人其如之何密令說懷去胎藥而入太子
於曲室躬自煮藥醺然似寐夢神人覆鼎既寤如夢如
是者三太子異之告說說曰天命也無宜他慮既而太
平誅后果生肅宗太子妃王氏無子后班在下后不敢
母肅宗王妃撫鞠慈甚所生開元中肅宗爲忠王后爲
妃又生寧親公主張說以舊恩特承寵異說亦奇忠王
儀表必知運曆所鍾故寧親公主降說子均開元十七
年后薨葬細柳原立宗命說爲志文其銘云石獸澁兮
綠苔黏宿草殘兮白露霑園寢閉兮脂粉膩不知何年

開鏡奩二十四年忠王立爲皇太子至德元年肅宗卽
位於靈武二載五月玄宗在蜀詔曰聖人垂範是推顧
復之恩王者建極抑有追尊之禮蓋母以子貴德以諡
尊故妃弘農楊氏特稟坤靈久釐陰教往以續塗山之
慶降華渚之祥誕發異圖載光帝業而冊命猶闕幽靈
尚闕夏王繼統方軫陽域之恩漢后褒榮庶協昭靈之
稱宜於彼追冊爲元獻太后寶應二年正月祔葬秦陵
肅宗張皇后本南陽西鄂人後徙家昭應祖母竇氏玄
宗母昭成皇太后之妹也昭成爲天后所殺玄宗幼失
所恃爲竇姨鞠養景雲中封鄧國夫人恩渥甚隆其子

去惑去疑去奢去逸皇姨弟也皆至大官去盈尙玄宗
女常芬公主去逸生后天寶中選入太子宫爲良娣后
弟清又尙大寧郡主后辯惠豐碩巧中上旨祿山之亂
玄宗幸蜀太子與良娣俱從車駕渡渭百姓遮道請留
太子收復長安肅宗性仁孝以上皇播越不欲違離左
右宦者李靖忠啓太子請留良娣贊成之白於玄宗太
子如靈武時賊已陷京師從官單寮道路多虞每太子
次舍宿止良娣必居其前太子曰捍禦非婦人之事何
以居前良娣曰今大家跋履險難兵衛非多恐有倉卒
妾自當之大家可由後而出庶幾無患及至靈武產子

三日起縫戰士衣太子勞之曰產忌作勞安可容易后曰此非妾自養之時須辦大家事肅宗卽位冊爲淑妃贈父大僕卿去逸左僕射母竇氏封義章縣主姊李曇妻封清河郡夫人妹師師封郕國夫人乾元元年四月冊爲皇后弟駙馬都尉清加特進太常卿同正封范陽郡公皇后寵遇專房與中官李輔國持權禁中干預政事請謁過當帝頗不悅無如之何后於光順門受外命婦朝親蠶苑中內外命婦相見儀注甚盛先在靈武時太子弟建寧王倓爲后誣譖而死自是太子憂懼常恐后之構禍乃以恭遜取容后以建寧之際常欲危之張

后生二子興王召定王侗興王早薨侗又孩幼故儲位
獲安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大漸后與內官朱輝光馬英
俊啖廷瑤陳仙甫等謀立越王係矯詔召太子人侍疾
中官程元振李輔國知其謀及太子入二人以難告請
太子在飛龍廐元振率禁軍收越王捕朱輝光等俄而
肅宗崩太子監國遂移后於別殿幽崩誅馬英俊女道
士許靈素配流山人申大芝賜死駙馬都尉清貶硤州
司馬弟延和郡主壻鴻臚卿潛貶彬州司馬舅鴻臚卿
竇履信貶道州刺史

肅宗韋妃父元珪兗州都督肅宗爲忠王時納爲孺人

及昇儲位爲太子妃生兗王儁絳王佺永和公主永穆公主天寶中宰相李林甫不利於太子妃兄堅爲刑部尚書林甫羅織起柳勣之獄堅連坐得罪兄弟並賜死太子懼上表自理言與妃情義不睦請離婚玄宗慰撫之聽離妃遂削髮被尼服居禁中佛舍西京失守妃亦陷賊至德二年薨於京城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坐父事没人掖庭開元二十三年玄宗幸忠王邸見王服御蕭然傍無媵侍命將軍高力士選掖庭宮人以賜之而吳后在籍中容止端麗性多謙抑寵遇益隆明年生代宗皇帝二十八年薨葬於春

明門外代宗卽位之年十二月羣臣以肅宗山陵有期
準禮以先太后祔陵廟宰臣郭子儀等上表曰儷宸極
者允歸於淑德諡徽號者必副於鴻名當履運而承天
則因心而追往此先王之明訓聖人之茂典也伏惟先
太后圓精挺質方祇稟秀禎符協於四星典禮敦於萬
國得元和之正氣韞霄漢之清英顧史求箴道先於壺
則撝謙率禮教備於中闈太陰無異朧之徵丙殿有祝
延之慶尊敬師傅佩服禮經勤於蘋藻之薦罔貴珩璜
之飾徽音允穆嘉慶聿彰憲度輔佐之勞緝熙玄默之
化足以光昭宗祀作配紫微豈騶虞之風行於江漢之

域葛覃之詠起自岐陽之下爰膺曆數作啓聖明大拯
艱難永清夷夏雖復文母成周王之業慶都誕帝堯之
聖異代同符彼多慙德昊蒼不弔聖善長違當圓臆之
成玉英早落有坤儀之美象服未加悲懷於先遠之辰
感慟於易名之日伏以山陵貞兆良吉有期虞祔之儀
式資配享率由故實敬奉嘉名謹按謚法敬慎高明日
章法度明大曰章夙興夜寐曰敬齊莊中正曰敬敢遵
先典仰圖懿德謹上尊謚曰章敬皇后二年三月祔葬
建陵啓春明門外舊壟后容狀如生粉黛如故而衣皆
赭黃色見者駭異以爲聖子符兆之先后父令珪寶應

初贈太尉母李氏贈秦國夫人叔令瑤拜太子家令封馮翊郡公令瑜太子右諭德封濟陰郡公后兄澈鴻臚少卿封鄆城縣公澄太子賓客濮陽縣公湊太子詹事臨濮縣公並加開府儀同三司澈位終金吾大將軍湊位終京兆尹見外戚傳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吳興人世爲冠族父易直祕書監開元末以良家子選入東宮賜太子男廣平王天寶元年生德宗皇帝祿山之亂玄宗幸蜀諸王妃主從幸不及者多陷於賊后被拘於東都掖庭及代宗破賊收東都見之留於宮中方經畧北征未暇迎歸長安俄而史

思明再陷河洛及朝義敗復收東都失后所在莫測存
亡代宗遣使求訪十餘年寂無所聞德宗卽位下詔曰
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則事天莫先
於嚴父事地莫盛於尊親朕恭承天命以主社稷執珪
璧以事上帝祖宗克配園寢永終而內朝虛位闕問安
之禮銜悲內惻憂戀終歲思欲歷舟車之路以聽求音
問而主茲重器莫匪深哀是用仰稽舊儀敬崇大號舉
茲禮命式遵前典宜令公卿大夫稽度前訓上皇太后
尊號建中元年十一月遙尊聖母沈氏爲皇太后陳禮
于含元殿庭如正至之儀上袞冕出自東序門立於東

方朝臣班於位冊曰嗣皇帝臣名言恩莫重於顧復禮
莫貴於徽號上以展愛敬之道下以正春秋之義則祖
宗之所稟命臣子之所盡心尊尊親親此焉而在兩漢
而下帝王嗣位崇奉尊稱厥有舊章永惟丕烈敢墜前
典臣名謹上尊號曰皇太后帝再拜歔歔不自勝左右
皆泣下仍以睦王述爲奉迎皇太后使工部尙書喬琳
副之候太后問至昇平公主宜備起居於是分命使臣
周行天下明年二月吉問至羣臣稱賀旣而詐妄自是
詐稱太后者數四皆不之罪終貞元之世無聞焉德宗
敦崇外族贈太后父易直太師易直子庫部員外郎介

福贈太傅介福子德州刺史士衡贈太保易直第二子
祕書少監震贈太尉時沈氏封贈拜爵者百餘人貞元
七年詔外曾祖隋陝令沈琳贈司徒追封徐國公與外
祖贈太師易直等立五廟以琳爲始緣祠廟所須官給
后無近屬惟族子房爲近德宗用爲金吾將軍主沈氏
之祀憲宗卽位之年九月禮儀使奏太后沈氏厭代登
真於今二十七載大行皇帝至孝惟深哀思罔極建中
之初已發明詔舟車所至靡不周遍歲月滋深迎訪理
絕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後又俟中壽而服之今
叅詳禮例伏請以大行皇帝啓攢宮日百官舉哀於肅

章門內之正殿先令有司造禕衣一副發哀日令內官以禕衣置於幄自後宮人朝夕上食先啓告元陵次告天地宗廟昭德皇后廟太皇太后謚冊造神主擇日祔於代宗廟其禕衣備法駕奉迎於元陵祠復置於代宗皇帝衮衣之右便以發哀日爲國忌詔如奏其年十一月冊謚曰睿真皇后奉神主祔於代宗之室

代宗崔妃博陵安平人父岫祕書少監母楊氏韓國夫人天寶中楊貴妃寵幸卽妃之姨母也時韓國虢國之寵冠於戚里時代宗爲廣平王故玄宗選韓國之女嬪于廣平邸禮儀甚盛生召王偲初妃挾母氏之勢性頗

妬悍及西京陷賊母黨皆誅妃從王至靈武恩顧漸薄
達京而薨

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父穎左威衛錄事參軍以后貴
贈工部尚書后以美麗入宮嬖幸專房故長秋虛位諸
姬罕所進御后始冊爲貴妃生韓王迥華陽公主華陽
聰悟過人能候上顏色發言必隨喜愠上之所賞則因
而美之上之所惡則曲以全之由是鍾愛特異大曆九
年公主薨上嗟悼過深數日不視朝宰臣等因中使吳
承倩附奏言修短常理以社稷之重宜節哀視事初公
主疾上令宗師道教名曰瓊華真人及疾亟上親自臨

視屬續之際嚙傷上指其愛念如此上既未聽朝宰臣等諫曰公主夙成神悟仁眷特鍾嘗禱必親已承減膳幽明遽間倍軫慈衷臣等微誠無由感達伏惟陛下守累聖之公器御羣生之重畜夷百戰之艱患撫四海之傷殘虜候爲虞戎師近警一言萬務裁成聖心得失謬於毫釐安危存於晷刻伏慮顧懷猶切神志未和衆情以之不寧臣子以之兢悸伏願抑周喪之私痛均品物於至公下慰黔黎上安宗社上始聽朝大曆十年五月貴妃薨追諡曰貞懿皇后殯於內殿累年不忍出宮十三年十月方葬命宰臣常袞爲哀冊曰維大曆十年歲

在辛卯十月辛酉朔六日丙寅貴妃獨孤氏薨粵明日
追諡曰貞懿皇后殯于內殿之西階十三年十月癸酉
乃命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常袞持節冊命以其月二十
五日丁酉遷座于莊陵禮也素紗列位黼帟周庭輅升
玉綴軒軼珠璣皇帝悼鸞掖以追懷感麟迹而增慟備
百禮以殷遣命六宮而哀送宗祝薦告司儀降收爰詔
侍臣紀垂鴻休其辭曰祚祉悠久寵靈誕受元魏戚藩
周隋帝后五侯迭興七貴居右肇啓皇運光膺文母纘
女是因以綱大倫生知陰教育我蒸人瑞雲呈彩瑤星
降神聰明睿智婉麗貞仁惟昔天監搜求才淑龍德在

田葛覃于谷周姜胥宇漢后推轂王業惟艱嬪風已穆
繼文傳聖嗣徽克令不曜其光乃終有慶祇奉園寢肅
恭靈命越在哀筵聿追孝敬文織絲組朱綠玄黃上供
祭服以祀明堂法度有節不待珩璜篇訓之制自盈縑
緗敘我邦族風于天下始於憂勤協成王化慈厚諸女
寵臨下嫁登進賢才勞謙日夜服繪示儉脫簪申誠訪
問後言讌遊夙退內加羣娣動有矜誨外睦諸親泣辭
封拜闕翟有日親蠶俟時忽歸清漢言復方祇萬乘悼
懷羣臣慕思玉衣追慶金鈿同儀嗚呼哀哉去昭陽兮
宵然乘雲駕兮何在人代宛兮如舊炎涼倏兮已改翠

葆森以成列素旗儼而相待言從玉兆之貞永闕瑤華
之彩別長秋之西苑過望春兮南登招帝子于北渚從
母后於東陵下土清兮動金翠外無像兮中有馮合簾
挽以攢咽結雲雨之淒凝吾君感於幽期俯層亭而望
思慘嬪媛以延竚極容衛以盡時搖巾袂兮遠訣隔軒
檻兮羣悲不復見兮迴御輦傷如何兮軫睿慈下蘭皋
兮背芷陽旌悠悠兮野蒼蒼帶白花兮掩淚衣玄帨兮
斷腸當盛明兮共樂忽幽處兮獨傷去故廷兮日遠卽
新宮兮夜長襪無文繡之飾器無珠貝之藏蓋自我之
立制刑有國之大方嗚呼哀哉見送往之空歸歎終焉

之如此方士神兮是與非甘泉畫兮疑復似遺音在於
玉璵陳迹留於金卮獻萬壽兮無期存二南之餘美帝
追思不已每事欲極哀情常袞當代才臣詔爲哀詞文
旨悽悼覽之者惻然華陽公主先葬于城東地卑濕至
是徙葬祔於莊陵之園故哀詞云招帝子于北渚從母
后於東陵乃詔常叅官爲挽歌上自選其傷切者令挽
士歌之大曆初后寵遇無雙以恩澤官其宗屬叔太常
少卿卓爲少府監后兄良佐太子中允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父遇官至祕書監德宗爲魯王時
納后爲嬪上元二年生順宗皇帝特承寵異德宗卽位

冊爲淑妃貞元二年妃病十一月甲午冊爲皇后是日崩於兩儀殿臨畢素服視事旣大殮成服百寮服三日而釋用晉文明后崩天下發哀三日止之義上服凡七日而釋諡曰昭德初令兵部侍郎李紆撰諡冊文旣進帝以紆文謂皇后曰大行皇后非禮留中不出詔翰林學士吳通玄爲之通玄又云咨后王氏議者亦以爲非知禮者以貞觀中岑文本撰文德皇后諡冊曰皇后長孫氏斯得之矣五月葬于靖陵后母郟國夫人鄭氏請設祭詔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從之自是宗室諸親及李晟渾瑊神策六軍大將皆設祭自啓攢後日

數祭至發引方止宰臣韓滉爲哀冊又命宰相張延賞
柳渾撰昭德皇后廟樂章旣進上以詞句非工留中不
下令學士吳通玄別撰進初后爲淑妃德宗贈后父遇
揚州大都督遇子果眉州司馬甥姪拜官者二十餘人
永貞元年十一月徙靖陵祔葬于崇陵

德宗韋賢妃不知氏族所出初爲良娣貞元二年冊爲
賢妃性敏惠言無苟容動必由禮德宗深重之六官師
其德行及德宗崩請於崇陵終喪紀因侍於寢園元和
四年薨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琅邪人曾祖思敬試太子賓客祖

難得贈潞州都督封琅邪郡公父顏金紫光祿大夫衛尉卿后幼以良家子選入宮爲才人順宗在藩時代宗以才人賜之時年十三大曆十三年生憲宗皇帝立爲宣王孺人順宗升儲冊爲良娣后言容恭謹宮中稱其德行順宗卽位疾恙未平后供侍醫藥不離左右屬帝不能言冊禮將行復止及永貞內禪冊爲太上皇后元和元年正月順宗晏駕五月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冊禮畢憲宗御紫宸殿宣赦太后居興慶宮后性仁和恭遜深抑外戚無絲毫假貸訓厲內職有母儀之風焉元和十一年三月崩於南內之咸寧殿諡曰莊憲皇后初

太常少卿韋纁進諡議公卿署定欲告天地宗廟禮院
奏議曰謹按曾子問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古者天
子稱天以誅之皇后之諡則讀於廟江都集禮引白虎
通曰皇后何所諡之以爲於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爲
于郊傳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準禮賤不得誅貴子不
得爵母所以必諡于廟者諡宜受成於祖宗故天子諡
成于郊后妃諡成于廟今請準禮集百官連署諡狀訖
讀於太廟然後上諡於兩儀殿旣符故事允合禮經從
之初稱諡並云莊憲皇太后禮儀使鄭綱奏議秦漢已
來天子之后稱皇后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崩

亦如之加太字者所以別尊稱也國朝典禮皆依舊制
開元六年正月太常奏昭成皇太后諡號以牒禮部禮
部非之太常報曰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朝稱太后義
繫於子此載於史冊垂之不刊今百司移牒及奏狀叅
詳典故恐不合除太字如諡冊入陵神主入廟卽當去
之其年八月祔葬于豐陵后生福王綰漢陽雲安遂安
三公主后之祖父母弟見外戚傳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尚父子儀之孫贈左僕射駙馬都
尉瓊之女母代宗長女昇平公主憲宗爲廣陵王時納
后爲妃以母貴父祖有大勲於王室順宗深寵異之貞

元十一年生穆宗皇帝元和元年八月冊爲貴妃八年十二月百寮拜表請立貴妃爲皇后凡三上章上以歲暮來年有子午之忌且止帝後庭多私愛以后門族華盛慮正位之後不容嬖幸以是冊拜後時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嗣位閏正月冊爲皇太后陳儀宣政殿庭冊曰嗣皇帝臣名再拜言伏以正坤元母天下符至德以昇大號因景運而飾鴻徽煥乎前聞焯彼古訓以極尊尊親親之義明因天事地之經有自來矣伏惟大行皇帝貴妃大虹毓慶霽月披祥導靈派於昭回揖殊仁於氣母範圍百行表飭六宮粵在中闈流宣陰教輔佐先

聖勤勞庶工顧以冲眇遭罹閔凶荷成命於守器之時
奉寶圖於鑄鼎之日哀纏易月痛鉅終天而四海無虞
萬邦有截仰惟顧復之德敢揚聖善之風謹上尊號曰
皇太后是日百寮稱慶外命婦奉賀光順門詔皇太后
曾祖贈太保追封岐國公敬之贈太傅太后父駙馬都
尉暖贈太尉母虢國大長公主贈齊國大長公主后兄
司農卿釗爲刑部尚書縱爲金吾大將軍太后居興慶
宮帝每月朔望叅拜三朝慶賀帝自率百官詣門上壽
或遇良辰美景六宮命婦戚里親屬車騎駢噎於南內
鑿珮之音鏘如九奏穆宗意頗奢縱朝夕供御尤爲華

修太后嘗幸驪山登石瓮寺上命景王率禁軍侍從帝
自於昭應奉迎遊豫行樂數日方還敬宗卽位尊爲太
皇太后及寶曆季年凶徒竊發昭愍暴殞內外震駭宦
官迎絳王監國尋又加害太皇太后下令曰大行皇帝
睿哲多能對越天命宜荷九廟之重永享億年之祚豈
謂姦妖竊發矯專神器蠱惑中外扇誘羣情駭動神人
豐深梟鏡咨爾江王聰哲精粹清明在躬智筭機閑立
謀雷發躬率義勇大清醜類允膺當璧之符爰攄枕戈
之憤旣殲巨逆當享豐福是命爾陟于元后宜令司空
平章事晉國公度奉冊卽皇帝位文宗孝而謙謹奉祖

母有禮膳羞珍果蠻夷奇貢獻郊廟之後及三宮而後
進御武宗卽位以后祖母之尊門地素貴奉之益隆旣
而宣宗繼統卽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年
崩於興慶宮謚曰懿安皇太后祔葬於景陵后歷位七
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隆貴四十餘
年雖漢之馬鄧無以加焉識者以爲汾陽社稷之功未
泯復鍾慶於懿安焉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宣宗之母也蓋內職御女之列舊
史殘缺未見族姓所出入宮之由宣宗爲光王時后爲
王太妃旣卽位尊爲皇太后會昌六年后弟光夢車中

載日月光芒燭六合占者曰必暴貴月餘武宗崩宣宗卽位光以元舅之尊檢校戶部尚書諸衛將軍出爲平盧節度使后大中末崩諡曰孝明

女學士尚宮宋氏者名若昭貝州清陽人父庭芬世爲儒學至庭芬有詞藻生五女皆聰惠庭芬始教以經藝旣而課爲詩賦年未及笄皆能屬文長曰若莘次曰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莘若昭文尤淡麗性復貞素閑雅不尚紛華之飾嘗白父母誓不從人願以藝學揚名顯親若莘教誨四妹有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其言模倣論語以韋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顏

閱其間問荅悉以婦道所尚若昭注解皆有理致貞元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薦以聞德宗俱召入宮試以詩賦兼問經史中大義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與侍臣唱和相屬亦令若莘姊妹應制每進御無不稱善嘉其節槩不羣不以宮妾遇之呼爲學士先生庭芬起家受饒州司馬習藝館內勅賜第一區給俸料元和末若莘卒贈河內郡君自貞元七年已後宮中記注簿籍若莘掌其事穆宗復令若昭代司其職拜尚宮姊妹中若昭尤通曉人事自憲穆敬三帝皆呼爲先生六宮嬪媛諸王公主駙馬皆師之爲之致敬進封梁國夫人寶曆初

卒將葬詔所司供鹵簿敬宗復令若憲代司宮籍文宗好文以若憲善屬文能論議奏對尤重之太和中神策中尉王守澄用事委信翼城醫人鄭注賊臣李訓干竊時權訓注惡宰相李宗閔李德裕構宗閔儉邪爲吏部侍郎時令駙馬都尉沈巖通賂於若憲求爲宰相文宗怒貶宗閔爲潮州司戶巖柳州司馬幽若憲於外第賜死若憲弟姪女壻等連坐者十三人皆流嶺表李訓敗文宗悟其誣構深惜其才若倫若苟早卒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越人父紹卿婺州金華令后少入太子宫元和四年生敬宗穆宗皇帝立爲妃長慶四年

二月尊爲皇太后昭愍崇重母族贈紹卿司空后母張氏贈趙國夫人文宗卽位之初號寶曆太后太和八年詔伏以皇太后與寶曆太后每有司行遣稱號未分禮式非便稽諸前代詔令所施不斥言太后以宮名爲稱今寶曆太后居義安殿宜準故事稱義安太后

敬宗郭貴妃父義右威衛將軍長慶末以姿貌選入太子宮敬宗卽位爲才人生晉王普帝以少年有子復以才人容德冠絕特寵異之贈其父禮部尚書又以兄環爲少府少監賜第一區俄冊爲貴妃及昭愍遇盜宮闈變起文宗卽位尤憐晉王有若己子故貴妃禮遇不衰

太和二年晉王薨帝深嗟惜贈曰悼懷太子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福建人初入十六宅爲建安王侍者元和四年十月生文宗皇帝寶曆三年正月敬宗遇弒中尉王守澄率兵討賊迎江王卽位文宗踐祚之日奉冊曰嗣皇帝臣名言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必以孝敬奉於上慈惠浹於下極誠意以厚人倫思由近以及遠故自家而刑國以臣奉嚴慈之訓承教撫之仁而長樂尚鬱其鴻名內朝未崇於正位則率土臣子懃懃懇懇延頸企踵曷以塞其心乎是用特舉彝章式遵舊典稽首再拜謹上穆宗睿文惠孝皇帝妃尊號曰皇太后

伏惟與天合德義申錫慶允釐陰教祇修內則廣六宮之教叅十亂之功頤神保和弘覆萬有后因亂去鄉里自入王邸不通家問別時父母已喪有母弟一人文宗以母族鮮親惟舅獨存詔閩越連率於故里求訪有戶部茶綱役人蕭洪自言有姊流落估人趙纘引洪見后姊徐國夫人女壻呂璋夫人亦不能省認俱見太后嗚咽不自勝上以爲復得元舅遂拜金吾將軍檢校戶部尚書河陽懷節度使遷檢校左僕射鄜坊節度使先是有自神策兩軍出爲方鎮者軍中多資其行裝至鎮三倍償之時有自左軍出爲鄜坊者資錢未償而卒于鎮

乃徵錢於洪宰相李訓雅知洪詐稱國舅洪懼請訓兄仲京爲鄜坊從事以彌縫之洪恃與訓交不與所償又徵於卒者之子洪俾其子接訴於宰相李訓判絕之左軍中尉仇士良深銜之時有閩人蕭本者復稱太后弟士良以本上聞發洪詐假自鄜坊追洪下獄御史臺按鞠具服其僞詔長流驩州賜死于路趙縝呂璋亦從坐洪以僞敗謂本爲真乃拜贊善大夫賜緋龜仍追封其曾祖倭爲太保祖聰爲太傅父俊爲太師賜與鉅萬計本福建人太后有真母弟孱弱不能自達本就之得其家代及內外族屬名諱復士良保任之上亦不疑詐妄

本歷衛尉少卿左金吾將軍開成二年福建觀察使唐
扶奏得泉州晉江縣令蕭弘狀自稱是皇太后親弟送
赴闕庭詔送御史臺按問事皆僞妄詔逐還本貫開成
四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章論蕭本僞稱太后弟云
今自上及下異口同音皆言蕭弘是真蕭本是僞請追
蕭弘赴闕與本證明若含垢於一時終取笑於千古遂
詔御史中丞高元裕刑部侍郎孫簡大理卿崔郇三司
按弘本之獄具並僞詔曰恭以皇太后族望承齊梁之
後僑寓流滯久在閩中慶靈鍾集早歸椒掖終鮮兄弟
常所咨嗟朕自臨御已來便遣尋訪冀得諸舅以慰慈

顏而姦濫之徒探我情抱因緣州里之近附會祖先之名覬幸我國恩假託我外族蕭洪之惡迹未遠蕭本之覆轍相尋弘之本末尤更乖戾三司推鞠曾無似是之蹤宰臣叅驗見其難容之狀文欵繼入留中久之朕於視膳之時頻有咨稟恭聞處分惟在真實巧沐墮桑旣無可驗鑿空作僞豈得更容據其罪狀合當極法尚爲含忍投之荒裔蕭本除名長流愛州蕭弘配流儋州初蕭洪詐稱國舅十數年兩授旄鉞寵貴崇於天下蕭本因士良鄉導發洪之詐聯歷顯榮及從諫奏論僞迹難掩而太后終不獲真弟文宗孝義天然太和中太皇太

后居興慶宮寶曆太后居義安殿皇太后居大內時號
三宮太后上五日參拜四節獻賀皆由複道幸南內朝
臣命婦詣宮門起居上尤執禮造次不失有司嘗獻新
苾櫻桃命獻陵寢宗廟之後中使分送三宮十宅初有
司送三宮物一例稱賜帝曰物上三宮安得名賜遽取
筆塗籍改賜爲奉開成中正月望夜帝於咸泰殿陳燈
燭奏仙韶樂三宮太后俱集奉觴獻壽如家人禮諸親
王公主駙馬戚屬皆侍宴上性恭儉延安公主衣裾寬
大卽時遣還罰駙馬竇滌兩月賜錢武宗卽位供養彌
謹蕭太后徙居積慶殿號積慶太后會昌中崩諡曰貞

獻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武宗昭肅皇帝之母也

事闕

武宗王賢妃

事闕

宣宗元昭皇后晁氏懿宗皇帝之母也

事闕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僖宗皇帝之母也

事闕

昭宗積善皇后何氏東蜀人入侍壽王邸婉麗多智特

承恩顧生德王輝王昭宗卽位立爲淑妃乾寧中車駕

在華州冊爲皇后國家自乾符已後盜滿天下妖生九

重宮廟榛蕪奔播不暇景福之際姦臣內侮后於蒙塵

薄狩之中嘗膳禦侮不離左右左關右輔之幸時事危

迫后消息撫御終獲保全自岐下還京崔胤盡誅黃門
宦官每宣諭宰臣但令宮嬪來往是時國命奪於朱氏
左右前後皆是汴人宮中動息雖纖芥必聞于朱全忠
宮人常懷惴慄帝后垂泣相視天祐初全忠逼遷輿駕
東幸洛陽其年八月昭宗遇弒翌日宰相柳璨獨孤損
等詐宣皇后令云帝爲宮人害輝王祚宜昇帝位仍尊
后爲皇太后遭罹變故迫以凶威宮中哭泣不敢聲聞
于外明年十二月全忠將僭位先行九錫然後受禪全
忠牙將蔣玄暉在洛陽宮知樞密與太常卿張廷範私
議云山西河北未平禪代無利請俟盪定欲有咨諫宣

徽副使趙殷衡素與張蔣不協且欲代知樞密事因使于梁誣告云立暉私於何太后相與盟詛誓復唐室不欲王受九錫全忠大怒卽日遣使至洛陽誅立暉廷範柳璨等太后亦被害於積善宮又殺宮人阿秋阿虔仍廢太后爲庶人

贊曰坤德旣軌彤管有煒韋武喪邦毒伴蛇虺陰教斯僻嬪風寢毀賢哉長孫母儀何偉

舊唐書卷五十二

舊唐書卷五十二考證

蕭宗章敬皇后吳氏傳開元二十三年玄宗幸忠王邸
命高力士選掖庭宮人以賜之而吳后在籍中○沈
炳震曰按代宗紀以開元十四年生此云二十三年
賜以宮人應誤下文云明年生代宗皇帝則二十三
年當作十三年也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傳德宗敦崇外族贈太后父易直
太師易直子庫部員外郎介福贈太傅介福子德州
刺史士衡贈太保○沈炳震曰易直子乃易直父介
福子乃介福父應誤書也新書中甚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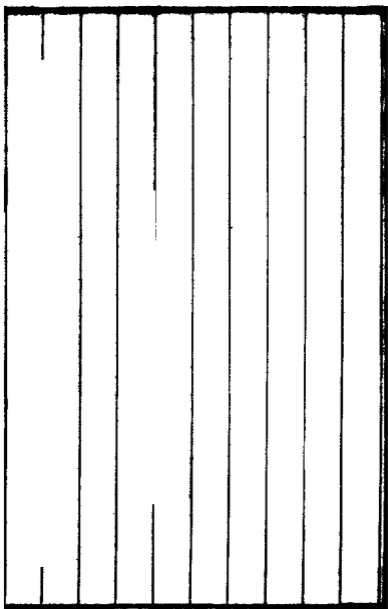
德宗韋賢妃傳貞元二年冊爲賢妃○新書在四年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傳傳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舊本必有上多一不字下云準禮賤不得誅貴子不得爵母子下少一不字今並改正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傳后大中末崩○沈炳震曰按本紀咸通六年崩新書亦然此作大中末誤

女學士尚宮宋氏傳○父庭芬生五女長若華後又互書若莘而新書則專云若莘今從新書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傳太后會昌中崩○沈炳震曰本紀于大中元年崩此應誤



舊唐書卷五十二考證

舊唐書卷五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三

李密

李密字玄邃本遼東襄平人魏司徒弼曾孫後周賜弼
姓徒何氏祖曜周太保魏國公父寬隋上柱國蒲山公
皆知名當代徙爲京兆長安人密以父蔭爲左親侍嘗
在仗下煬帝顧見之退謂許公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
黑色小兒爲誰許公對曰故蒲山公李寬子密也帝曰
箇小兒視瞻異常勿令宿衛他日述謂密曰弟聽令如

此當以才學取官三衛叢脞非養賢之所密大喜因謝病專以讀書爲事時人希見其面嘗欲尋包愷乘一黃牛被以蒲羈仍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提牛鞞一手翻卷書讀之尚書令越國公楊素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旣及問曰何處書生耽學若此密識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書荅曰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子玄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於是玄感傾心結託大業九年煬帝伐高麗使玄感於黎陽監運時天下騷動玄感將謀舉兵潛遣人入關迎密以爲謀主密至謂玄感曰今天子出征遠在道外地去

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朔資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擒此計之上也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爲意若經城勿攻西入長安掩其無備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固當必尅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頓堅城之下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立感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立感既至東都頻戰皆捷自謂天下

響應功在朝夕及獲內史舍人韋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立感後使作檄文福嗣固辭不肯密揣其情因謂立感曰福嗣既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必爲所誤請斬之以謝衆方可安輯立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圖勝如何吾屬今爲虜矣後立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隋左武衛大將軍李子雄坐事被收繫送行在所於路殺使者亡投立感乃勸立感速稱尊號立感問於密密曰昔陳勝白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

將求九錫苟或止而見踈今者密若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身先士衆早定關中迺欲急自尊崇何示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及隋將宇文述來護兒等率軍且至玄感謂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彊兵於隴右今可陽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給衆因引軍西入至陝縣欲圍弘農宮密諫之曰公今詐衆西入事宜在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圍之三日不拔方引而西

至於闕鄉追兵遂及立感敗密乃間行入關爲捕者所獲時煬帝在高陽密與其黨俱送帝所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爲菹醢今在道中猶可爲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然之其多有金者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幸用相瘞其餘卽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之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市酒食每夜醢飲誼諱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至邯鄲密等七人穿墻而遁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密又捨去詣淮陽隱姓名自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

士鬱陶傷寸心野平葭葦合村荒藜藿深眺聽良多感
徒倚獨霑襟霑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
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會千古
傳名諡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
人有恠之者以告太守趙佗下縣捕之密又亡去會東
郡賊帥翟讓聚黨萬餘人密往歸之或有知密是立感
亡將潛勸讓害之讓囚密於營外密因王伯當以策于
讓曰當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東和親絕
於突厥方乃巡遊揚越委弃京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
以足下之雄才大畧士馬精勇席卷二京誅滅暴虐則

隋氏之不足亡也讓深加敬慕遽釋之遣說諸小賊所至皆降密又說讓曰今兵衆旣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弊大敵一臨死亡無日矣未若直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勇馬肥然後與人爭利讓以爲然自是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守楊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曾爲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旣驕且狠可一戰而擒之公但列陣以待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木林間設伏讓與戰不利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陁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

隨於陣讓於是令密別統所部密軍陣整肅凡號令兵士雖盛夏皆若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皆頒賜麾下由是人爲之用尋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蕩吳越羣兵競起海內飢荒明公以英傑之才而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剪羣凶豈可求食草間常爲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爲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大業十三年春密與讓領

精兵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人所取老弱襁負道路不絕衆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爲主號爲魏公二月於鞏南設壇場卽位稱元年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魏公府以房彥藻爲左長史邴元真爲右長史楊得方爲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拜翟讓爲司徒封東郡公單雄信爲左武侯大將軍徐世勳爲右武侯大將軍祖君彥爲記室其餘封拜各有差於是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長白山賊孟讓率所部歸密鞏縣長柴孝和

侍御史鄭頤以鞏縣降密隋虎賁郎將裴仁基率其子
行儼以武牢歸密拜爲上柱國封河東郡公因遣仁基
與孟讓率兵三萬餘人襲迴洛倉破之入東郡俘掠居
人燒天津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
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虎賁郎將高毗劉長林
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城隋軍敗走密復下迴洛
倉而據之大修營塹以逼東都仍作書以移郡縣曰自
元氣肇闢厥初生人樹之帝王以爲司牧是以羲農軒
項之后堯舜禹湯之君靡不祇畏上玄愛育黔首乾乾
終日翼翼小心馭朽索而同危履春冰而是懼故一物

失所若納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謙德軫於責躬憂勞切於罪已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蟠木距於流沙瀚海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治致昇平驅之仁壽是以愛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用能享國多年祚延長世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綴衣狐媚而圖聖寶肱篋以取神器及纘承負屨狼虎其心始瞠明兩之暉終干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爲梟鏡便行鳩毒禍深於莒僕覺酷於商臣天地難容人神嗟憤州吁安忍闕伯日尋劒閣所以懷凶晉陽所以興亂甸人爲罄淫刑斯逞夫九族

既睦唐帝闡其欽明百世本枝文王表其光大況復墮
壞盤石勦絕維城脣亡齒寒寧止虞虢欲其長久其可
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於聚麀人倫之體別於內
外而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誰謂數首之賢翻見齊襄之
恥逮於先皇嬪御並進銀鍔諸王子女咸貯金屋牝雞
鳴於詰旦雄雉恣其羣飛和衣戲陳侯之朝穹廬同冒
頓之寢爵賞之出女謁遂成公卿宣淫無復綱紀其罪
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機未曉求衣昃晷不食大禹不
貴於尺璧光武不隔於支體以是憂勤深慮幽枉而荒
湏于酒俾晝作夜式號且呼甘嗜聲伎常居窟室每藉

糟丘朝謁罕見其身羣臣希覩其面斷決自此不行敷
奏於是停擁中山千日之飲酪酏無名襄陽三雅之盃
留連詎比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爲九市親駕四驢
自比商人見要逆旅殷辛之譴爲小漢靈之罪更輕內
外驚心遐邇失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爻茅茨
采椽陳諸史籍聖人本意惟避風雨詎待朱玉之華寧
須絺錦之麗故璿室崇構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二
世是以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章廣立池臺多營宮
觀金鋪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閼寒暑窮生人之
筋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尚難爲之勞人固其不可其

罪四也公田所徹不過十畝人力所供纔止三日是以輕徭薄賦不奪農時寧積於人無藏於府而科稅繁猥不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卮難滿頭會箕斂逆折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損千金之費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於匡牀萬戶則城郭空虛千里則煙火斷滅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則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省風謠乃復廣積薪芻多備饗餼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從臣疲弊供頓辛苦飄風凍雨聊竊比於先驅車轍馬跡遂周行於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

之意難窮宴西母而歌雲浮東海而觀日家苦納秸之
勤人阻來蘇之望且夫天下有道守在海外夷不亂華
在德非險長城之役戰國所爲乃是狙詐之風非關稽
古之法而追蹤秦代板築更興襲其基墟延袤萬里屍
骸蔽野血流成河積怨滿於山川號哭動於天地其罪
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爲荒服周王棄而不
臣示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又強弩末
矢理無穿於魯縞衝風餘力詎能動於鴻毛石田得而
無堪雞肋啖而何用而恃衆怙力强兵黷武惟在并吞
不思長策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遂令億兆夷人隻

輸莫返夫差喪國實爲黃池之盟符堅滅身良由壽春之役欲捕鳴蟬於前不知挾彈在後復矢相顧鬚而成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直言啓沃王臣匪躬惟木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思聞獻替之言夏禹懸帑時聽箴規之美而復諫違卜壺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害左僕射齊國公高潁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暫吐良藥之言翻加屬鏤之賜龍逢無罪便遭夏癸之誅王子何辜濫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結舌賢人緘口指白日而比盛射蒼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死之將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

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販鬻而錢神起論銅臭爲公梁
冀受黃金之地蚘孟佗薦蒲萄之酒遂使彝倫攸斃政以
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居上同汲黯之言囊錢
不如傷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
賞祖義豈食言自昏主嗣位每歲行幸南北巡狩東西
征伐至如浩疊陪蹕東都守固闕鄉野戰鴈門解圍自
外征夫不可勝紀旣立功勲須酬官爵而志懷翻覆言
行浮詭危急則勲賞懸授克定則絲綸不行異商鞅之
頒金同項王之剗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惜其重賞求
人死力走丸逆坡匹此非難凡百驍雄誰不讎怨至於

匹夫蕞爾宿諾不虧旣在乘輿二三其德其罪十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四維不張三靈總瘁無小無大愚夫愚婦共識殷亡咸知夏滅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災於上國獫狁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百姓殲亡殆無遺類十分爲計纔一而已蒼生懍懍咸憂杞國之崩赤子嗷嗷但愁歷陽之陷且國祚將改必有常期六百殷亡之年三十姬終之世故讖錄云隋氏三十六年而滅此則厭德之象已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況乃攙搶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入井甘公以爲

義興兼朱雀門燒正陽日蝕狐鳴鬼哭川竭山崩並是
宗廟爲墟之妖荆棘旅庭之事夏氏則災疊非多殷人
則咎徵更少牽牛入漢方知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
兵車之會今者順人將革先天不違大誓孟津陳命景
毫三千列國八百諸侯不謀而同辭不召而自至轟轟
隱隱如霆如雷彪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我
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總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
出周太保魏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傳盛德武
王承季歷之基地啓元勳世祖嗣元皇之業篤生白水
日角之相便彰載誕丹陵大寶之文斯著加以姓符圖

緯名協歌謠六合所以歸心三靈所以改卜文王厄於
羗里赤雀方來高祖隱於碭山彤雲自起兵誅不道赤
伏至自長安鋒銳難當黃星出於梁宋九五龍飛之始
天人豹變之初歷試諸難大敵彌勇上柱國司徒東郡
公翟讓功宣締構翼亮經綸伊尹之佐成湯蕭何之輔
高帝上柱國總管齊國公孟讓柱國歷城公孟暢柱國
絳郡公裴行儼大將軍左長史邴元真等並運籌千里
勇冠三軍擊劒則截蛟斷鼉彎弧則吟猿落鴈韓彭絳
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吳馮奉蕭王之業復有蒙輪挾輶
之士拔距投石之夫驥馬追風吳戈照日魏公屬當期

運伏茲億兆躬擐甲胄跋涉山川櫛風沐雨豈辭勞倦
遂起西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成旅四七爲名呼
吸則河渭絕流叱咤則嵩華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陷
以此擊陣何陣不摧譬猶瀉滄海而灌殘熒舉崑崙而
壓小卵鼓行而進百道俱前以今月二十一日屆於東
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達等昆吾惡稔飛廉姦佞久迷
天數敢拒義兵驅率醜徒衆有十萬迴洛倉北遂來舉
斧於是熊羆角逐貔虎爭先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
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銷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
耳爲小達等助桀爲虐嬰城自固梯衝亂舞徒設九拒

之謀鼓角將鳴空憑百樓之險鷲巢衛幕魚遊宋池殄
滅之期匪朝伊暮然興洛虎牢國家儲積我已先據爲
日久矣旣得迴洛又取黎陽天下之倉盡非隋有四方
起義足食足兵無前無敵裴光祿仁英雄才上將受賑
專征遐邇攸憑安危是託乃識機知變遷殷事夏袁謙
擒自藍水張須陁獲在滎陽竇慶戰沒於淮南郭詢授
首於河北隋之亡候聊可知也清河公房彥藻近秉戎
律畧地東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擊安陸汝南隨機蕩定
淮安濟陽俄然送款徐圓朗已平魯郡孟海公又破濟
陽海內英雄咸來響應封民贍取平原之境郝孝德據

黎陽之倉李士雄虎視於長平王德仁鷹揚於上黨滑
公李景考功郎中房山基發自臨渝劉興祖起於白朔
崔白駒在潁川起方獻伯以譙郡來各擁數萬之兵俱
期牧野之會滄溟之右函谷以東牛酒獻於軍前壺漿
盈於道路諸軍等並衣冠世胄杞梓良才神鼎靈繹之
秋裂地封侯之始豹變鵲起今也其時鼙鳴鼉應見機
而作宜各鳩率子弟共建功名耿弇之赴光武蕭何之
奉高帝豈止金章紫綬華蓋朱輪富貴以重當年忠貞
以傳奕葉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吠堯之犬尚荷王
莽之恩仍懷蒯瞶之祿審配死於袁氏不如張洽歸曹

范增困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令不自疑脫猛虎猶豫舟中敵國風沙之人共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官上賞卽以相授如闇於成事守迷不反崑山縱火玉石俱焚爾等噬臍悔將何及黃河帶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海內咸使聞知祖君彥之辭也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頌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迴洛翟讓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銳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旣剋京邑

業固兵強方更長驅峭函掃蕩東洛傳檄指搗天下可
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臍何及
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乃上策但昏主尚存
從兵猶衆我之所部並是山東人旣見未下洛陽何肯
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雄雖若然者殆將
敗矣密將兵鋒甚銳每入苑與隋軍連戰會密爲流矢
所中卧於營內東都復出兵乘之密衆大潰奔迴洛倉
歸于洛口煬帝遣王世充率勁卒五萬擊之密與戰不
利孝和溺死於洛水密哭之甚慟世充營於洛西與密
相拒百餘日大小六十餘戰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

帥李文栢汨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永安大族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佗皆歸之翟讓部將王儒信勸讓爲大冢宰總統衆務以奪密之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我當爲之密聞其言陰有圖讓之計會世充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爲世充所擊讓軍少失利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銳赴之世充敗走明日讓徑至密所欲爲宴樂密具饌以待之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密引讓入坐以良弓示讓讓方引滿密

遣壯士自後斬之并殺其兄寬及王儒信讓部將徐世勣爲亂兵所斫中重瘡密遽止之得免單雄信等頓首求哀密並釋而慰諭之於是詣讓連營諭其將士無敢動者乃命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衆未幾世充襲倉城密復破之世充復移營洛北造浮橋悉衆以擊密密與千餘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簡銳卒數百人以邀之世充大潰爭趣浮橋溺死者數萬虎賁郎將楊威王辯霍舉劉長恭梁德董智皆没于陣世充僅而獲免其夜大雨雪士卒凍死者殆盡密乘勝陷偃師於是修金墉城居之有衆三十餘萬留守韋津

又與密戰於上春門津大敗執於陣將作大匠宇文愷
叛東都降于密東至海岱南至江淮郡縣莫不遣使歸
密竇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
等並隨使通表於密勸進於是密下官屬咸勸密卽尊
號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及義旗建密負其強盛欲
自爲盟主乃致書呼高祖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畧云
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
其旨以弑後主執代王爲意高祖覽書笑曰李密陸梁
放肆不可以折簡致之吾方安輯京師未遑東討卽相
阻絕便是更生一秦密今適所以爲吾拒東都之兵守

成臯之扼更求韓彭莫如用密宜卑辭推獎以驕其志
使其不虞於我我得人關據蒲津而屯永豐阻崤函而
臨伊洛吾大事濟矣令記室溫大雅作書報密曰頃者
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
耨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騰騰
周原僵屍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
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
忽焉至此自貽伊戚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
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
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餘知命願不及此欣

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
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殫商辛於牧野所不忍
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
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鑿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
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于懷脫知動靜數遲貽報
未面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
茲鴻業密得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
定也於是不虞義師而專意於世充俄而宇文化及率
衆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密乃自將步騎二萬拒
之隋越王侗稱尊號遣使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

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將與化及相抗恐前後受敵因卑辭以報謝焉化及至黎陽與密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遏其歸路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僞與和以弊其衆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後知其計化及怒與密大戰于衛州之童山下密爲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力竭糧盡衆多叛之掠汲縣北趣魏縣其將陳智畧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留輜重於東都遣其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密引兵

而西遣使朝于東都執弑煬帝人于弘達獻越王侗侗
召密入朝至溫縣聞世充作難而止乃歸金墉城時密
兵少衣世充兵乏食乃請交易密初難之邴元真好求
私利屢勸密密遂許焉初東都絕糧兵士歸密者日有
數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雖據倉而
無府庫兵數戰皆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由是衆心
漸怨武德元年九月世充以其衆五千來決戰密留王
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
軍至密遂敗績裴仁基祖君彥並爲世充所虜密與萬
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圍偃師守將鄭頊之下兵士劫叛

以城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邴元真已遣人潛引世
充密陰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充兵半渡洛水然後擊
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已濟
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徑赴武牢元真竟以城降
於世充密將如黎陽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
至於死今向其所安可保乎時王伯當奔金墉保河陽
密以輕騎自武牢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
今自刎請以謝衆伯當抱密號叫慟絕衆皆泣莫能仰
視密復曰諸軍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媿無功
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奭對曰昔盆子歸漢尚食均

輸明公與唐公同族兼有疇昔之遇雖不陪從起義然而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又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漢高誅項蕭何率子弟以從伯當恨不昆季盡從以此爲愧耳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縱身分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於是從入關者尚二萬人高祖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有衆百萬一朝至此命也今事敗歸國幸蒙殊遇當思竭忠以事所奉耳且山東連城數百知吾至此遣使招之盡當歸國比於竇融勲亦不細豈不以一台

司見處乎及至京師禮數益薄執政者又來求賄意甚不平尋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未幾聞其所部將帥皆不附世充高祖使密領本兵往黎陽招集故時將士經畧世充時王伯當爲左武衛將軍亦令爲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復徵之密大懼謀將叛伯當頗止之密不從因謂密曰義士之立志也不以存亡易心伯當荷公恩禮期以性命相報公必不聽今祇可同去死生以之然終恐無益也乃簡驍勇數千人著婦人衣戴羃離藏刀裙下詐爲妻妾自率之入桃林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畜產直趣南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張善相令

以兵應接時右翊衛將軍史萬寶留鎮熊州遣副將盛
彥師率步騎數千追躡至陸渾縣南七十里與密相及
彥師伏兵山谷密軍半度橫出擊敗之遂斬密時年三
十七王伯當亦死之與密俱傳首京師時李勣爲黎陽
總管高祖以勣舊經事密遣使報其反狀勣表請收葬
詔許之高祖歸其屍勣發喪行服備君臣之禮大具威
儀三軍皆縞素葬于黎陽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歐
血者邴元真之降世充也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
將杜才幹恨元真背密詐與之會伏甲斬之以其首祭
于密冢

單雄信者曹州人也翟讓與之友善少驍健尤能馬上用槍密軍號爲飛將密偃師失利遂降於王世充署爲大將軍太宗圍逼東都雄信出軍拒戰援槍而至幾及太宗徐世勳呵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懼遂退太宗由是獲免東都平斬於洛陽

史臣曰當隋政板蕩煬帝荒淫搖動中原遠征遼海內無賢臣以匡國外乏良吏以理民兩京空虛兆庶疲弊李密因民不忍首爲亂階心斷機謀身臨陣敵據鞏洛之口號百萬之師竇建德輩皆効樂推唐公給以欣戴不亦偉哉及偃師失律猶存麾下數萬衆苟去猜忌疾

趣黎陽任世勣爲將臣信魏徵爲謀主成敗之勢或未
可知至於天命有歸大事已去比陳涉有餘矣始則稱
首舉兵終乃甘心爲降虜其爲計也不亦危乎又不能
委質爲臣竭誠事上竟爲叛者終是狂夫不取伯當之
言遂及桃林之禍或以項羽擬之文武器度卽有餘壯
勇斷果則不及楊素旣知密之才幹合爲王之爪牙委
之癡兒卒爲謀主覆族之禍其宜也哉

贊曰烏陽旣昇燭火不息狂哉李密始亂終逆

舊唐書卷五十三

舊唐書卷五十三考證

李密傳祖暉周太保魏國公○沈炳震曰周書作邢國
公新書亦然此存疑

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可定○

臣德潛

按資治通鑑及綱

目皆云密得高祖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
下不足定也句意較明今改正

遣副將盛彥師率步騎數千追躡至陸渾縣南七十里

○臣宗萬

按通鑑與傳相同河洛記云密曉入桃林

據縣城驅掠畜產趨南山時左翊衛將軍史萬寶在
熊州遣將劉善武領兵追躡善武兄善績往在洛口

爲密所屠善武因此發憤志在取密十日十夜倍道兼行追至陸渾縣南七十里据此所載之事與傳約略相同惟所遣之將劉善武與傳不同而善武取密之故又不知所据何書也

舊唐書卷五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四

王世充

竇建德

王世充字行滿本姓支西域胡人也寓居新豐祖支頽
壽早死父收隨母嫁霸城王氏因冒姓焉仕至汴州長
史世充頗涉經史尤好兵法及龜策推步之術開皇中
以軍功拜儀同累轉兵部員外郎善敷奏明習法律然
舞弄文法高下其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辭
議鋒起衆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大業中累遷江都丞

兼領江都宮監時煬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顏色
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必稱善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
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世充知隋政將亂陰結豪
俊多收羣心有繫獄抵罪皆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
玄感作亂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
稱將軍擁衆十餘萬隋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等討之
不尅世充爲其偏將募江都萬餘人頻擊破之每有剋
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由此人爭爲用
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
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保都梁山爲五柵相

持不戰乃倡言兵走羸師自弱讓笑曰王世充文法小吏安能領兵吾令生縛取之鼓行而入江都時百姓皆入壁野無所掠賊衆漸餒又苦柵當其道不得南侵卽分兵圍五柵世充每日擊之陽不利走還入柵如是數日讓益輕之乃稍分人於南方抄留兵纔足以圍柵世充知其懈乃於營中夷竈撤幕設方陣四面外向毀柵而出奮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級俘虜十餘萬人煬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畧復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盡平十一年突厥圍煬帝於鴈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蓬首垢面悲泣無度曉夜不解

甲藉草而卧煬帝聞之以爲忠益信任之十二年遷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爲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航中爲太僕卿楊義臣所殺世充帥師擊其餘衆破之又擊盧明月於南陽虜獲數萬後還江都煬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及李密攻陷洛口倉進逼東都煬帝特詔世充大發兵於洛口拒密前後百餘戰未有勝負又遣就軍拜世充爲將軍趣令破賊世充引軍渡洛水與李密戰世充軍敗績溺死者萬餘人乃率餘衆歸河陽時天寒大雪兵士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徵還洛陽置

營於含嘉倉城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俄而宇文化及作難太府卿元文都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中盧楚奉越王侗嗣位於東都拜世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公文都謂楚等曰今化及弑逆讎恥未報吾雖志在枕戈而力所不及爲國計者莫如以尊官寵李密以庫物權啗之使擊化及令兩賊自鬪化及旣破而密之兵固亦疲矣又其士卒得我之賞居我之官內外相親易爲反間我師養力以乘其弊則密亦可圖也楚等以爲然卽日遣使拜密爲太尉尚書令令討化及密遂稱臣奉制以兵拒化及於黎陽每戰勝則遣使告捷衆皆悅世

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軍人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出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因世充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納言段達庸懦恐事不果遣其女聳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其夜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闡等拒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世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閉世充遣人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李密段達知而告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初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

帥乘城以拒難段達矯侗命執文都送於世充至則亂擊而死達又矯侗命開門以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謁陳謝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其日進拜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世充去含嘉城移居尚書省專宰朝政以其兄世暉爲內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擁兵馬鎮諸城邑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疲倦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

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軍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破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三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令軍人秣馬蓐食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又縱火焚其廬舍密軍潰降其將張童仁陳智畧進下偃師密走保洛口初世充兄世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世充進兵次洛口邴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

應之密以數十騎走河陽率餘衆入朝世充盡收其衆
振旅而還侗進拜世充太尉以尚書省爲其府備置官
屬世充立三榜於府門之外一求文才學識堪濟世務
者一求武藝絕人摧鋒陷陣者一求能理冤枉擁抑不
申者於是上書陳事日有數百世充皆躬自省覽殷懃
慰勞好行小惠下至軍營騎士皆飾辭以誘之當時有
識者見其心口相違頗以懷貳世充嘗於侗前賜食還
家大嘔吐疑遇毒所致自是不復朝請與侗絕矣遣雲
定興段達入奏於侗請加九錫之禮二年三月遂策授
相國總百揆封鄭王加九錫備物有道士栢法嗣者自

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
釋云隋楊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
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
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卽相國名矣明當德被人間而
應符命爲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卽
以法嗣爲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
言符命而散放之有彈射得鳥來而獻者亦拜官爵段
達雲定興等入見於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
陛下揖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
下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

讓公等皆是先朝舊臣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所望段達等莫不流涕世充又使人謂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又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四月假爲侗詔策禪位遣兄世憚廢侗於含涼殿世充僭卽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先封同姓王隆爲淮陽王整爲東郡王楷爲馮翊王素爲樂安王次封叔瓊爲陳王兄世衡爲秦王世偉爲楚王世憚爲齊王又封瓊子辯爲杞王衡子虔壽爲蔡王偉子弘烈爲魏王行本爲荆王琬爲代王憚子仁則爲唐王道誠爲衛王道詢爲趙王道稜爲燕王兄世師子太爲宋王君度爲越王立子玄

應爲皇太子封子玄恕爲漢王世充每聽朝必殷勤誨
諭言辭重復千端萬緒百司奉事疲於聽受或輕騎遊
歷街衢亦不清道百姓但避路而已按轡徐行謂百姓
曰昔時天子深坐九重在下事情無由聞徹世充非貪
寶位本欲救時今當如一州刺史每事親覽當與士庶
共評朝政恐門禁有限慮致壅塞今止順天門外置座
聽朝又令西朝堂受抑屈東朝堂受直諫於是獻書上
事日有數百條疏旣煩省覽難遍數日後不復更出五
月世充禮部尚書裴仁基及其子左輔大將軍行儼尚
書左丞宇文儒童等數十人謀誅世充復尊立侗事洩

皆見害夷其三族六月世暉因勸世充害侗以絕衆望
世充遣其姪行本鳩殺侗謚曰恭皇帝其將軍羅士信
率其衆千餘人來降十月世充率衆東徇地至于滑州
仍以兵臨黎陽十一月竇建德入世充之殷州殺掠居
人焚燒積聚以報黎陽之役三年二月世充殿中監豆
盧達來降世充見衆心日離乃嚴刑峻制家一人逃者
無少長皆坐爲戮父子兄弟夫妻許其相告而免之又
令五家相保有全家叛去而隣人不覺者誅及四隣殺
人相繼其逃亡益甚至於樵採之人出入皆有限數公
私窘急皆不聊生又以宮城爲大獄意有所忌卽收繫

其人及家屬於宮中又每使諸將出外亦收其親屬質於宮內囚者相次不減萬口既艱食餒死者日數十人世充屯兵不散倉粟日盡城中人相食或握土置瓮中用水淘汰沙石沉下取其上浮泥投以米屑作餅餌而食之人皆體腫而脚弱枕倚於道路其尚書郎盧君業郭子高等皆死於溝壑七月秦王陳兵於青城宮世充悉世充鎮堡相次來降八月秦王陳兵於青城宮世充悉兵來拒隔澗而言曰隋末喪亂天下分崩長安洛陽各有分地世充唯願自守不敢西侵計熊羆二州相去非遠若欲取之豈非度內既敦隣好所以不然王乃盛相

侵軼遠入吾地三嶠之道千里饋糧以此出師未見其可太宗謂曰四海之內皆承正朔唯公執迷獨阻聲教東都士庶亟請王師關中義勇感恩致力至尊重違衆願有斯弔伐若轉禍來降則富貴可保如欲相抗無假多言世充無以報太宗分遣諸將攻其城鎮所至輒下九月王君廓攻拔世充之轅轅縣東徇地至管城而還於是河南州縣相次降附竇建德自侵殷州之後與世充遂結深隙信使斷絕十一月竇建德又遣人結好并陳救援之意世充乃遣其兄子琬及內史令長孫安世報聘且乞師四年二月世充率兵出方諸門與王師相

抗世充軍敗因乘勝追之屯其城門世充步卒不得入
驚散南走追斬數千級虜五千餘人世充從此不復敢
出但嬰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三月秦王擒建德并王
琬長孫安世等于武牢迴至東都城下以示之且遣安
世入城使言敗狀世充惶惑不知所爲將潰圍而出南
走襄陽謀於諸將皆不荅乃率其將吏詣軍門請降於
是收其府庫頒賜將士世充黃門侍郎薛德音以文檄
不遜先誅之次收世充黨與段達楊注單雄信陽公卿
郭士衡郭什柱董滂張童仁朱粲等十餘人皆戮于洛
渚之上秦王以世充至長安高祖數其罪世充對曰計

臣之罪誠不容誅但陛下愛子秦王許臣不死高祖乃釋之與兄芮妻子同徙于蜀將行爲讎人定州刺史獨孤修所殺子玄應及兄世偉等在路謀叛伏誅世充自篡位凡三年而滅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也少時頗以然諾爲事嘗有鄉人喪親家貧無以葬時建德耕於田中聞而嘆息遽輟耕牛往給喪事由是大爲鄉黨所稱初爲里長犯法亡去會赦得歸父卒送葬者千餘人凡有所贈皆讓而不受大業七年募人討高麗本郡選勇敢尤異者以充小帥遂補建德爲二百人長時山東大水人多流散同縣有

孫安祖家爲水所漂妻子餒死縣以安祖驍勇亦選在
行中安祖辭貧白言漳南令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
投建德建德舍之是歲山東大飢建德謂安祖曰文皇
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衆以伐遼東尚爲高麗所敗
今水潦爲災黎庶窮困而主上不恤親駕臨遼加以往
歲西征瘡痍未復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歸今重
發兵易可搖動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爲逃亡之虜
也我知高雞泊中廣大數百里莞蒲阻深可以逃難承
間而出虜掠足以自資旣得聚人且觀時變必有大功
於天下矣安祖然其計建德招誘逃兵及無產業者得

數百人令安祖率之入泊中爲羣盜安祖自稱將軍郇人張金稱亦結聚得百人在河阻中修人高士達又起兵得千餘人在清河界中時諸盜往來漳南者所過皆殺掠居人焚燒舍宅獨不入建德之間由是郡縣意建德與賊徒交結收繫家屬無少長皆殺之建德聞其家被屠滅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後安祖爲張金稱所殺其兵數千人又盡歸于建德自此漸盛兵至萬餘人猶往來高雞泊中每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執勤苦由是能致人之死力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餘人來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畧不

及建德乃進爲軍司馬咸以兵授焉建德旣初董衆欲立奇功以威羣賊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以拒絢詐爲與士達有隙而叛之士達又宣言建德背亡而取虜獲婦人給爲建德妻子於軍中殺之建德僞遣人遺絢書請降願爲前驅破士達以自効絢信之卽引兵從建德至長河界期與爲盟共圖士達絢兵益懈而不備建德襲之大破絢軍殺畧數千人獲馬千餘匹絢以數十騎遁走遣將追及於平原斬其首以獻士達由是建德之勢益振隋遣太僕卿楊義臣率兵萬餘人討張金稱破之於清河所獲賊衆皆屠滅餘散在草澤間

者復相聚而投建德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中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唯義臣耳新破金稱遠來襲我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令其欲戰不得空延歲月將士疲倦乘便襲擊可有大功今與爭鋒恐公不能敵也士達不從其言因留建德守壁自率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而縱酒高宴有輕義臣之心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賊而自矜大此禍至不久矣隋兵乘勝必長驅至此人心驚駭吾恐不全遂留人守壁自率精銳百餘據險以防士達之敗後五日義臣果大破士達於陣斬之乘勢追奔將圍建德守兵既少聞士達

敗衆皆潰散建德率百餘騎亡去行至饒陽觀其無守
備攻陷之撫循士衆人多願從又得三千餘兵初義臣
旣殺士達以爲建德不足憂建德復還平原收士達敗
兵之死者悉收葬焉爲士達發喪三軍皆縞素招集亡
卒得數千人軍復大振始自稱將軍初羣盜得隋官及
山東士子皆殺之唯建德每獲士人必加恩遇初得饒
陽縣長宋正本引爲上客與叅謀議此後隋郡長吏稍
以城降之軍容益盛勝兵十餘萬人十三年正月築壇
場於河間樂壽界中自稱長樂王年號丁丑署置官屬
七月隋遣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率兵三萬來討之至河

間城南營於七里井建德聞世雄至選精兵數千人伏河間南界澤中悉拔諸城僞遁云亡入豆子航中世雄以爲建德畏已乃不設備建德覘知之自率敢死士一千人襲擊世雄會雲霧晝晦兩軍不辨隋軍大潰自相踏藉死者萬餘世雄以數百騎而遁餘軍悉陷於是建德進攻河間頻戰不下其後城中食盡又聞煬帝被弑郡丞王琮率士吏發喪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建德退舍具饌以待焉琮率官屬素服面縛詣軍門建德親解其縛與言隋亡之事琮俯伏悲哀建德亦爲之泣諸賊帥或進言曰琮拒我久殺傷甚衆計窮方出今

請烹之建德曰此義士也方加擢用以勵事君者安可
殺之往在泊中共爲小盜容可恣意殺人今欲安百姓
以定天下何得害忠良乎因令軍中曰先與王琮有隙
者今敢動搖罪三族卽日授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號
曰金城宮自是郡縣多下之武德元年冬至日於金城
宮設會有五大鳥降于樂壽羣鳥數萬從之經日而去
因改年爲五鳳有宗城人獻玄珪一枚景城丞孔德紹
曰昔夏禹膺籙天錫玄珪今瑞與禹同宜稱夏國建德
從之先是有上谷賊帥王須拔自號漫天擁衆數萬入
掠幽州中流矢而死其亞將魏刀兒代領其衆自號歷

山飛入據深澤有徒十萬建德與之和刀兒因弛守備
建德襲破之又盡并其地二年宇文化及僭號於魏縣
建德謂其納言宋正本內史侍郎孔德紹曰吾爲隋之
百姓數十年矣隋爲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殺之大逆無
道此吾讎矣請與諸公討之何如德紹曰今海內無主
英雄競逐大王以布衣而起漳浦隋郡縣官人莫不爭
歸附者以大王仗順而動義安天下也宇文化及與國
連姻父子兄弟受恩隋代身居不疑之地而行弑逆之
禍篡隋自代乃天下之賊也此而不誅安用盟主建德
稱善卽日引兵討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保聊城建德

縱撞車拋石機巧絕妙四面攻城陷之建德入城先謁
隋蕭皇后與語稱臣悉收弒煬帝元謀者宇文智及楊
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集隋文武官對而斬之梟首
轅門之外化及并其二子同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
建德每平城破陣所得資財並散賞諸將一無所取又
不噉肉常食唯有菜蔬脫粟之飯其妻曹氏不衣統綺
所使婢妾纔十數人至此得宮人以千數並有容色應
時放散得隋文武官及驍果尚且一萬亦放散聽其所
去又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爲尚書左僕射兵部侍郎崔
君肅爲侍中少府令何稠爲工部尚書自餘隨才拜授

委以政事其有欲往關中及東都者亦恣聽之仍給其衣糧以兵援之送出其境攻陷洛州虜刺史袁子幹遷都于洛州號萬春宮遣使往灌津祠竇青之墓置守冢二十家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朝隋越王侗於洛陽後世充廢侗自立乃絕之始自尊大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言詔追謚隋煬帝爲閔帝封齊王暕子政道爲鄖公然猶依倚突厥隋義城公主先嫁突厥及是遣使迎蕭皇后建德勒兵千餘騎送之入蕃又傳化及首以獻公主旣與突厥相連兵鋒益盛九月南侵相州河州大使淮安王神通不能拒退奔黎陽相州陷殺刺史呂

珉又進攻衛州陷黎陽左武衛大將軍李世勣皇妹同安長公主及神通並爲所虜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擣其首以奔建德曰奴殺主爲大逆我何可納之命立斬奴而返軌首於滑州吏人感之卽日而降齊濟二州及兗州賊帥徐圓朗皆聞風而下建德釋李世勣使其領兵以鎮黎州三年正月世勣捨其父而逃歸執法者請誅之建德曰勣本唐臣爲我所虜不忘其主逃還本朝此忠臣也其父何罪竟不誅舍同安長公主及神通於別館待以客禮高祖遣使與之連和建德卽遣公主與使俱歸嘗破趙州執刺史張昂邢州刺史陳君賓大

使張道源等以侵軼其境建德將戮之其園子祭酒凌敬進曰夫犬各吠非其主今隣人堅守力屈就擒此乃忠確士也若加酷害何以勸大王之臣乎建德盛怒曰我至城下猶迷不降勞我師旅罪何可赦敬又曰今大王使大將軍高士興於易水抗禦羅藝兵纔至士興卽降大王之意復爲可不建德乃悟卽命釋之其寬厚從諫多此類也又遣士興進圍幽州攻之不剋退軍旅籠火城爲藝所襲士興大潰先是其大將王伏寶多勇畧功冠等倫羣帥嫉之或言其反建德將殺之伏寶曰我無罪也大王何聽讒言自斬左右手乎旣殺之後用兵

多不利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州藝出兵與戰大破之
斬首千二百級藝兵頻勝而驕進襲其營建德列陣於
營中填塹而出擊藝敗之建德薄其城不剋遂歸洺州
其納言宋正本好直諫建德又聽讒言殺之是後人以
爲誠無復進言者由此政教益衰先曹州濟陰人孟海
公擁精兵三萬據周橋城以掠河南之地其年十一月
建德自率兵渡河以擊之時秦王攻王世充於洛陽建
德中書舍人劉斌說建德曰今唐有關內鄭有河南夏
居河北此鼎足相持之勢也聞唐兵悉衆攻鄭首尾二
年鄭勢日蹙而唐兵不解唐強鄭弱其勢必破鄭鄭破

則夏有齒寒之憂爲大王計者莫若救鄭鄭拒其內夏
攻其外破之必矣若却唐全鄭此常保三分之勢也若
唐軍破後而鄭可圖則因而滅之總二國之衆乘唐軍
之敗長驅西入京師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建德大
悅曰此良策矣適會世充遣使乞師于建德卽遣其職
方侍郎魏處繪入朝請解世充之圍四年二月建德剋
周橋虜海公留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海公及徐圓朗
之衆來救世充軍至滑州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城納
之遂進逼元州梁州管州皆陷之屯于滎陽三月秦王
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并擒其將殷秋石瓚時世

充弟世辨爲徐州行臺遣其將郭士衡領兵數千人從之合衆十餘萬號爲三十萬軍次成臯築宮于板渚以示必戰又遣間使約世充共爲表裏經二月迫於武牢不得進秦王遣將軍王君廓領輕騎千餘抄其糧運獲其大將張青特虜獲甚衆建德數不利人情危駭將帥已下破孟海公皆有所獲思歸洺州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此必有三利一則人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

將從之而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齋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銳此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將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扶出焉其妻曹氏又言於建德曰祭酒之言可從大王何不納也請自湓口之道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以自救此則鄭圍解矣今頓兵武牢之下日月淹久徒爲自苦事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且鄭國懸命朝暮以待吾來旣許救之豈可見難而退示天下以不信也於是悉衆進

逼武牢官軍按甲挫其銳及建德結陣於汜水秦王遣騎挑之建德進軍而戰竇抗當之建德少却秦王馳騎深入反覆四五合然後大破之建德中槍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先是軍中有童謡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於此地建德所領兵衆一時奔潰妻曹氏及其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于洺州餘黨欲立建德養子爲主善行曰夏王平定河朔士馬精強一朝被擒如此豈非天命有所歸也不如委心請命無爲塗炭生人遂以府庫財物悉分士卒各令散去善行乃與建德右僕射裴矩

行臺曹旦及建德妻率僞官屬舉山東之地奉傳國等
八璽來降七月秦王俘建德至京師斬于長安市年四
十九自起軍至滅凡六歲河北悉平其年劉黑闥復盜
據山東

史臣曰世充姦人遭逢昏主上則諛佞詭俗以取榮名
下則強辯飾非以制羣論終行篡逆自恣陸梁安忍殺
人矯情馭衆凡所委任多是叛亡出降秦王不致顯戮
其爲幸也多矣建德義伏鄉閭盜據河朔撫馭士卒招
集賢良中絕世充終斬化及不殺徐蓋生還神通沉機
英斷靡不有初及宋正本王伏寶被讒見害凌敬曹氏

陳謀不行遂至亡滅鮮克有終矣然天命有歸人謀不
及

贊曰世充篡逆建德愎諫二凶卽誅中原弭亂

舊唐書卷五十四考證

王世充傳進下偃師密走保洛口○

臣宗萬

按革命記

曰世充先於衆中覓得一人眉目狀似李密者陰畜之而不令出師至偃師城下與密未大相接遽令數十騎馳將所畜人頭來云殺得李密世充佯不信遣衆共看咸言是密頭遂於城下勒兵擲於城中城中人亦言是密頭也遂以城降通鑑云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陳前噪曰已獲李密矣此蓋從壺關錄也兩書俱載其事而微有異同傳獨不載故附識之

秦王以世充至長安高祖釋之徙於蜀將行爲讐人定
州刺史獨孤脩所殺○新書作羽林將軍獨孤脩德
脩德父機謀歸唐爲世充所屠者也

竇建德傳二年字文化及僭號於魏縣○新書作武德

元年

臣宗萬

按通鑑化及聞王軌叛大懼引兵欲北

其將陳智略等皆降於密化及以二萬衆北趣魏縣
時武德元年七月也八月至魏自知必敗鳩殺秦王
浩卽皇帝位于魏縣據此當從新書元年爲是

化及并其二子同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

臣宗萬

按隋書載之河間斬之通鑑至襄國斬之二書互異

又按河洛記云建德將化及并蕭后南陽公主隨軍於時襄國郡尚爲隋守建德因其廻兵欲攻之營于城下遣大理官引化及出營東南二里許宣令數其罪并二子同時受戮通鑑本諸此也